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
刻法語五卷丙申歲龔孝升入粵
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楗椎告衆
訪求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
諸公傳寫歸吳謙益手自讐勘撰

共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
文不加點字句不免繁衍段落間
有失大東遊時曾以左氏心法序
下委刊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矜
慈讐勘偕有衍羼改寫實稟承大
師鑒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韙也旣

徹簡乃為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爍爍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入文漸啓遁遠濬發於南什肇弘演於北椎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

來天台淸凉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敎廣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敎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粤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

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危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罔渡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

我大師廣智深慈真參實悟惟心
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
於清涼𥘉根應病横說竪說千言
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
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
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

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霑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淸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闢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

欲搏盡死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
佛法中亦復如是目者廣南繕寫
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
大師搏取深心光芒昱耀凌紙怪
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
歷河沙刧猶未支也嗚呼𢖍矣哉

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嘗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餘而悲婉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晉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

而后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鋒起篤生三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然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禪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然爲蚍蜉

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魑魅斂影而魘寐者猶懵而未寤也然則大師同體大悲如符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為痛哭已矣夢遊集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嘆曰人天眼目幸

不墜矣亟艸一疏唱導流通毛子
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
願子晉歿三子襃表晨书遂袁志
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
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
其佚助華首綱羅散失者曹溪法

融海幢月池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嘗附書上章困敦之之歲仲冬長至日海印自衣弟子虞山錢謙益香稽首謹序


憨山老大自
贊
威威堂堂澄
澄湛湛不設
城府全無崖
岸氣益乾坤
目撐雲漢流
落今事門頭
不出威音那
畔無論爲俗
爲僧有頭不
離俑擔若非
傍祖叔廓定
是覺場小販
不人大治江
燼誰知他是
鐵漢只待彌
勤丁生力了
這逕公家詑

康居國曾尊者像贊寄憨山大師 并序

三國為英雄之聚亦刃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人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輔如來兩月流血含利殺機光燦六合澤縣千古當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為之動心變色卽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無擇黑因得次眼淨與夫禪思入徹者不可計算皆我祖為之禱矣也憨山清太師因弘法成濟海僧居慈心三昧普使朽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召為太師影響吻呼曹決肉佛所現自唐改宋[illegible]曹溪而得道者狀丕乏人邇求曹溪泗矣寶林蕭然叙義悉鉢若請戌為波瀾而曹源復召康祖分身彌髏眼開佰沈無偷豈可召有思推心測其功惠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杞但解順水推舟為之贊曰康祖來異清公論講觸髏太師金剛眼究齋海之慘骨刻魂驚大師得成彌感一聖明背溪蠱壽飲者皆丧大師飲之銷盡諸齋指攏合利康祖之貪貪不為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單綫示里擇嶺洪鞋踏遍雷道岩堯颸風正高盃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粵魑魅白日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癡章甫適越其誰不疑冇頭之別肝腸冰冷丁生吹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亾此冥大用無常鐘召眼聽根塵主客收放夢醒掌擊寶埯

谷山之頁

達觀可道人撰

錄夢遊全集小紀

丁酉人日中丞龔公孝升過海幢出宗伯錢公牧齋書其于大師遺稿流通之心眞切无比華首和尚覩之亦讚歎無比旣已海幢所藏者簡附龔公矣復刋布諸剎爲博訪全收之計又已八行致端州棲壑禪師索其全集禪師慮失原稿未發也二月之望前孝廉萬公履安來已錢公曾有專囑爲謀之方伯曹公秋岳作書亟請于是再奉華首書遣喩如筏知客走稿乃發而曹公與學憲錢公黍谷各捐資爲繕寫費適會城方有試事諸士子之皈依華首者聞之皆至

舐筆落墨數日而畢其司較對則一靈種侍者也時一儒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有所感觸便求出家即日剃度法名古値字曰瞿滴余為書助緣偈曰憨山一部遺稿能使陳郎出家時節因緣相値將鍼引綫无差現前同學大衆誰他擔起袈裟且看曹谿一滴水研池裏面涌蓮華此不獨見大師心光攝受無量亦見諸護法一片心光與無情筆墨同向花首堂前迸出者僧作大佛事而此僧承是心光為一切人作發起導師又未可量則是書流通功德豈可量耶因記之吕博數千里外一聲彈指三月初六日比丘今釋

書

夢遊全集目錄編輯重較諸名幸各存之適炯號寄菴爲大師首座今海幢諸僧皆其諸孫也劉起相號中雷起家乙榜任撫州司李大師雱龕還曹谿及收藏遺稿皆與有力耳今釋再白

憨山老人夢遊集目錄

卷之一

法語

示小師惪宗　示慧侍者
示鄧司直　示妙允玄禪人
示寬兩行人　示如艮禪人
示周賜孺　示舒伯損
示文軫　示劉平子
示歐嘉範　示李子晉
示李子融　示歐嘉可
示梁騰霄　示游覺之
示王伯遷　示宗覺禪人禮普陀
示梁仲遷　示劉仲安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書問

卷之七

書問

卷之八

書問

卷之九

書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記

卷之十三

記

卷之十五

塔銘

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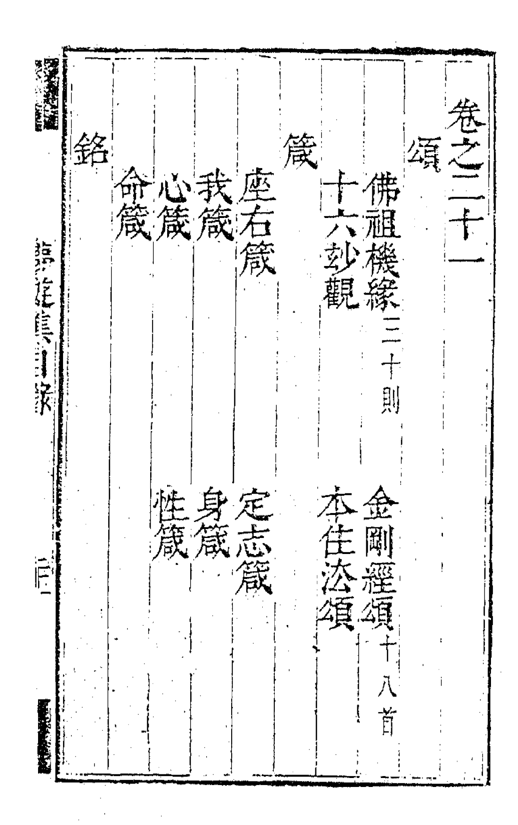
題跋

卷之十九

贊

卷之二十

贊



卷之二十一

頌

箴

銘

卷之二十二上下

卷之二十三

說

僧香林字說　僧堅白字說

自性說

卷之二十四

疏文

夢遊全集目錄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法語

答鄭崐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真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脩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

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
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淸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
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
想攀緣影子乃眞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爲塵識情
爲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
爾如此但吾人積刧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
幸托本具般若內熏爲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爲緣自
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刧來生
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
荷单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

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眞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葢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摶量遏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着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先要剗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卽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眞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于妄念

起滅處一覷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着力一撥任他何等妄念一撥粉碎當下氷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過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单单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絶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撥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眞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

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聖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葢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爲迷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爲眞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爲實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着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着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

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個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

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玄妙者此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刼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者裏元無

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麽決定要見個下落如此一撥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踪務要赶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着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撥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爲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呪皆佛之金剛

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呪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敎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眞叅也若證悟者從自己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

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眞參實悟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眞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爲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爲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爲眞大似認賊爲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

認作本來人于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于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爲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一二。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

夫若到自然平實。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為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着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麤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為真。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真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单单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

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眞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眞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鑪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即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絶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緊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即是。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正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淸淨心中本無

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即乖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認爲眞實事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眞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者裏切須透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

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着力提起如金剛寶劒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鞲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岐徑

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示無生祿禪人　乙未夏日在圍中說

古人最初發心真正為生死大事決志出離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歷盡艱辛心心念念只為己躬下事未明憂悲痛切如喪考妣若一見知識如嬰兒得母儻得一言半句開導心地如病得藥若一念相當胸中了悟如貧得寶拌身捨命陸沉賤役未嘗憚勞若

二祖之安心斷臂六祖之墜腰負石百丈之執勞楊岐之供衆凡名載傳燈光照千古者無不從刻苦中來乃至過去諸佛求無上菩提捨身命如微塵數無一類而不受身無一身而不苦行百刼脩因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乃至末法見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者哉痛念末法去聖時遙法門典刑巳至掃地吾輩出家兒不知竟爲何事生來祇知懼飢寒圖飽煖一入空門因循俗習游談終日捧腹縱情徒聘六根備造衆惡不耕而美食不蠶而好衣虛消信施虗喪光陰竟不知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豈復知因果難逃罪福無爽一朝大限臨頭如石投水三途劇苦一報五千再得出頭知更何日與言及此痛可悲酸目擊時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非曰絕無蓋亦鮮矣嗟乎三界牢獄四生桎梏大火所燒生死險宅何由能逕猛焰離衆苦至無畏處耶非丈夫兒具靈根含風骨者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直入汝等幸爾生逢佛法形寓袈裟早值明師六根完具若不痛念無常深思大事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改往修來晝夜精勤早求出離因循度日縱放身心大限到頭悔之何及嗟

乎行矣其無忘我歸岐叮嚀之言以負吾自負也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頻證無生法忍且毋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事聞者非不明目張膽但未證眞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于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笑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健兒乘馬夜行

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墮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遶石周行數十而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叅参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待勸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清涼大解脫門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蓋能熟視世間相者耶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又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噫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

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比以弘法罹難上干 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被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備歷苦事不可言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減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爲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他人故爲余驚矣及視余不減歡喜心乃又驚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 聖恩貶竄嶺南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爲別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予於寂滅場中無以今日之言爲夢語

示無隱桂禪人

明桂西蜀李氏子年十七出家參伏牛法光和尚禮清凉感文殊光相燒一指供養如京謁徧融禪師從古梅巠主聽講復從大方宗師請益機緣訪余於東海海印道場受金剛寶戒余觀其骨氣孤硬可為法門標幟第以名言厚習不能洞發性眞初聞余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因字之曰無隱每爲曲唱傍通方便調伏者期年一日聞唯心宗旨恍然自信遂誓歸依三閱寒暑相從於患難又期年丙申十月來五羊依栖於壘壁者數月余方觀楞伽擬令入室與入第一

義心忽有歸省之思余以爲忠於法門孝於師親其志一也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纏如神光之在目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淺深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刧事多知識入多法門然後得見性眞所以然者如人被縛自不能解必假手於他至若釋然解脫自在縱橫受用處又非解者所可與也即稱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如萬里還家入門一步慶快平生迴視向之跋涉艱難間關險阻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且大通十刧猶不現前身子發心中道退

沮在聖尚爾況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能
操久遠之志持畢竟之懷者從古爲難得歷觀前修
拌捨身命親師擇友動則三二十年乃至盡形畢壽
不以窮達改心易慮以極願力所持窮刼而不化千
載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廣大一發則爲人天師表非
苟然也禪人以夙習般若聞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
爲佛子歷事法門殷勤若是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
壽乃至周徧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將布法
雲於火宅圓智種於覺園未必不以今日爲因地也
子行矣即歸峨嵋親見普賢儻問諸變化人報言癬

海炎方不減白銀世界無恙無恙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

余少讀史竊慕程嬰公孫杵臼之爲人念曰持此心爲人臣子者可謂不忝所生矣及長出家乃曰吾佛爲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爲弟子者可謂不負己靈矣及讀傳燈諸祖機緣見神光之斷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於馬祖楊岐之於慈明歎曰苟忘身爲法若諸老之爲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門之不振乎嗟夫丈夫處世既不能盡命竭力以事人王榮名顯親即當爲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

然又何屑屑以事齷齪乎故予自知有向上事以來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即處樊籠遊塵市未嘗不置身氷雪千巖萬壑中也隆慶初予居龍河講肆識妙峰師於稠人中覩其貌悴骨剛知爲法器雖未語而心許之矣萬曆癸亥余北遊上都適遇於長安市共坐龍華樹下一語而決生死乃結伴同參共遊方外過河中山陰檀越延之道院數月是時宗尚童年爲沙彌明年余同妙師入清涼置身萬年氷雪中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時予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屬宗從事法門因著入槽厰宗躍

然負米採薪履水蹈雪一百務惟先日夜無隙衆皆推
其精勤然殊無短長越辛巳冬奉　慈旨求　皇儲
薦　先帝建大會於臺山日集萬指宗獨任點茶湯
晝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余始心知其
力能荷負第未察其信根耳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
余與妙師訣師曰某即不能荷錫相從奈何吊影長
途乎乃目宗謂此子可代執役因命宗曰古人從師
爲法誓死爲期爾其盡形竭力儻中道志沮當此生
不面爾其志之明發即理策東西余同龍華老人養
痾於大行之障石巖宗隻身以從百務惟勤凡操食

時必侍並輟飧而後已察意之可否以爲憂喜予飽亦飽予偶不欲食則涕泗交頤亦終日不粒也余每每私察久之如一日因謂龍華老人此子天性純孝人也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其是之謂乎明年癸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神鬼之鄉也余因入那羅窟而居之披荆榛臥草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辛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而宗實甘心焉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居三年丙戌蒙　聖天子詔爲　慈聖聖母頒大藏經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余乃喟然歎曰因緣障道往哲痛

心福始禍先前修明誠意欲避之宗與同伴安桂二
侍者進曰師即無意人世豈不上念　聖心所以隆
重法門爲斯民之福利乎余乃翻然念曰惟我　聖
天子仁孝　聖母慈恩以法爲社稷蒼生福其敢不
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上報　聖恩法王忠臣慈父
孝子實予所圖第此海嶠遐陬故稱蔑戾苟不等心
死誓何以轉魔界而成佛土爾輩試揣其衷果能以
法爲心畢命從事則止之否則去之無使異日作世
諦流布昧人天眼目也安等唯唯進曰師唯何人此
惟何事願師安意以道自任爲法忘情我輩敢不視

師爲行止余於是拜受慈命苑意建立經營事務無論巨細一切委宗而以安桂二人爲知事予但總其綱要耳上賴　聖慈寵靈不三年叢林告成法道聿興四方衲子日益至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天人冥會轉化之機蓋亦神且速矣山門供衆法物畢備秋毫皆出宗心建立規模居然不減在昔觀者以爲天降地湧將爲東鄙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曁立未幾狂魔競作巳丑歲即遭侵撓余所經涉無論汚辱即祁寒溽暑奔走於風塵道路冒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嘗少易宗輩之志愈益

堅三年如一日也或謂余曰古人言到處家山以師
高致道眼視此不啻輕塵聚沫奈何惓惓於此余曰
嘗聞世之君子以身殉國則死國以身殉法則死法
今蒙　慈恩以法見托而且表揚　聖孝其事雖異
其命實均避難不義棄命不終不義不忠何以為法
假而以此即有封疆尺寸之寄苟臨難而去之又何
以自處寧效死而弗去不為苟生以失經或者唯唯
頃亦魔風頓息矣又四年乙未春二月變從中起以
魔事為借賓致　聖天子震怒詔下金吾逮及諸衆
是時安巳先去宗與桂共嬰此難余則以三死有之

荷蒙　聖恩　詔遣雷陽於是冬十月出長安與宗
別余觀往事如夢遊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宗
送余河梁余乃謂之曰丈夫處世固不戀戀爲兒女
態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
矣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不知汝于何處見
老人乎宗稽首曰宗自事師以來自知愚鈍不敢外
求上不見有佛祖下不見有禪道唯知作務供衆至
於動靜閒忙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直觀師
心而已是故師生則生師死則死余曰我心無相汝
作麼覷宗曰師心若有相弟子則無今日也余乃大

而別獨携善侍者而南明春三月抵雷陽頻歲饑荒瘴癘大作余坐尸陀林中毒氣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數矣秋八月奉檄來五羊昔之在門者亦接踵而至余見則訴罵曰爾等各有出生死路脚跟誰無一尺土見我何爲皆痛斥而去頃之宗亦自蒲中萬里相尋躬事爨煮無間在昔粵省會亦遭疫癘骸骼蔽野余命宗率人親撿埋葬不下萬餘作津濟道場以拔之會罷促宗歸曰爾何戀戀於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學出情法者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萬里比隣太虛咫尺以法界海慧觀之了無去來生

死之跡又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但冀爾識心達本以金剛燄爍破歷刼情塵務使愛根習氣緣影蕩盡毫無自欺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爲魔伴況復守此幻身而增空華障翳究竟何爲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苦棄彼取此亦爲法中之愚也豈正信哉爾其行矣幸爲謝諸故人生當重相逢死則長別離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爾其識之無忘所囑丁酉仲春二十五日書于壘壁之旅泊齋

示洞聞乘禪人

洞聞法乘夙負上根初脫塵緣遇水潦鶴項覺其非遂棄去入天目山與性融首座輩結庵居之切磋已躬下事堅忍數載復叅達觀禪師親近有日以厭喧求寂之念未忘遂辭去隱于羅溪茲特謁老人於瘴鄉求心地法門老人遵梵網經爲授金剛寶戒乘五體投地如泰山崩爲法之勤一至於此老人以久飲瘴烟四大違損乃閉關却跡習靜以休乘亦禮拜歸山請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一切衆生鱗介羽毛乃至地獄三途以極空散銷沉靡不眉毛廝結不隔纖毫其所同者金剛心地所異者情

想愛憎耳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轉穢邦成淨土化刀山爲寶林即劇苦辛酸皆爲極樂眞境此無他術蓋於此心中情想不生愛憎無寄譬如淨目徹見晴空又何顛倒幻華自生起滅哉衆生返此無怪乎種種顛倒自取其咎耳佛祖憐愍此輩特特出世一番並無剩法與人不過直指此心令一切衆生當下知歸故毗盧老子初坐菩提場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此戒法耳千華臺上葉葉釋迦亦不過稟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即四十九年搖唇鼓舌波波挈挈爲人委曲周旋者亦不過普令衆生信受此戒

法及至末後拈花天人瞪目而不知者亦只迷此心戒耳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達磨西來神光立雪無言無說葢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柴擔下聞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葢乃頓悟此戒不從人得不因師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有何奇特哉及至黃梅印正即解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因此黃梅老人亦不奈伊何只得無語歸方丈即三更密付大似烏豆換人眼睛豈此外更有奇特哉從此兒孫滿目遍滿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鼓簧播弄亦

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豈此心外別求妙悟耶若離此外別求即墮外道邪徑故梵網經云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中所誦一一名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又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故五十五位進修未見佛性皆墮塗程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是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由是觀之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捨此金剛心外豈復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悟

則名爲住位不易行行則名爲行位不易通通則名爲向位不易淨淨則名爲登地位不易忘忘則名爲入佛位矣法乘今日誠當自揣以何心爲出家以何心爲參師訪友以何心爲樂求佛法以何心而願受此戒苟得其心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普及一切衆生一齊向老人一毛端頭放光動地則汝二六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厮結也此則是名眞持戒者否則險險則墮參參參參洞聞初禮鐵嘴蘭風爲師此云木滐鵲者指蘭風也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

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脩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眞正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沉淪枉受辛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獦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聾瞽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源頭受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

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來五羊壘壁間注楞伽經完戊戌夏即爲諸來弟子演說毎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亹亹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即爲羯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愍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爲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願果能此道雖在塵根地是不違佛性之旨耳余嘗勞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眞實功行哉然佛

者覺也即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即名爲佛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即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從然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眞遇禪人

禪人眞遇生長廬陵棄妻子出家樂遠離行志向名山叅訪知識幻人以幻業遷訛至嶺海禪人因得來叅頂禮往普陀禮達觀師授以毗舍浮佛偈復持來五羊幻人於幻化場中作如幻佛事開諸幻衆說如幻法門禪人作禮請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爲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夢境界而開示之曰善哉佛子當善思惟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一切菩薩依幻力而脩持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衆生依幻力而生死若天天宮淨土依幻

力而建立。瓊林寶樹。依幻力而敷榮。鐵牀銅柱。依幻力而施設。鑊湯爐炭。依幻力而沸騰。鱗甲羽毛。依幻力而飛潛。蠢蝡蜎翹。依幻力而動息。以極三世諸佛之所證。六代祖師之所傳。總不出此幻網三昧。禪入安得而逃之耶。汝試諦思。何因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汨沒愛纏。何因而願出沉淪。何因而發足超方。何因而參訪知識。何因而履名山。登福地。穿叢林。入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臺。後年而峩嵋。汝將遍歷寰中。縱經塵劫。窮盡十方微塵國土。承事十方諸大知識。總皆不出幻化門頭。非究竟真實處

也。然雖如是。喚作迷頭認影。不妨就路還家。苟能一步踏斷。幻結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無涯幻海。一時頓枯。無量幻業。一時頓消。無邊幻行。一時頓得。無量幻生。一時頓度。此則是名以幻脩幻。所謂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其或未然。則縱經三生六十刼。以文殊爲父。觀音爲母。普賢爲師。而欲恃此親因以求出生死事。遠之遠矣。汝諦思惟。其無謂我爲幻化人。非眞實語也。叅叅。

示優婆塞易眞潭

佛性善根。如草種在地。但有土處。莫不有之。若遇時

雨靡不發生第雨有早晚故生有遲速耳人人皆有善根種子若遇大善知識開導如時雨降則勃然生芽抽條長幹開花結實鮮不成就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未有無因而招果者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貴在觀根逗機善爲開導使其自性成熟非有別法以誇誕衆生也善士易眞潭生在邊地長於塵勞汩汩口體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種善根深厚油然于中而不容已者何乃遇緣即發不待教而能若是耶余初貶雷陽未度嶺時談者謂邊俗好鬼而噉血食絶無善人且據佛言邊

地下賤篾戾車種以爲六難以其斷絶佛種破滅善根不聞三寶名字故余以爲實然頃過電白見潭攜善士數輩頭面作禮余甚異之及過苦藤嶺詠茅茨施茶結緣蓋潭創爲佛事集衆信而爲之者此則不因開導而自爲之豈非善根純熟時節因緣已至有不能自止觸事而現遇緣而成者耶由是觀之佛性未必盡善魔性未必盡惡隨其所習故有異耳佛說邊地惡種蓋言其重者欲人生正信生中國聞正法故也余見潭純誠篤信創建善緣足見佛法廣大不難行于邊地乃作疏命潭與二三善友同心一力果

期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即今海外路人皆作佛事將轉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倡始也一陰以至堅氷一陽而炎赫日造化之機如此道化之機亦然佛言無佛法處建立三寶非菩薩大不能克成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渾豈非大心衆生耶若從此增進信心不退善根轉深勇猛精進頓悟本心即永斷生死一超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爲初地也但辦肯心決不相賺勉之

示本淨貴禪人

禪人寶貴以守護佛法爲心初書金字法華諸經募

造旃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稽首請益予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能達緣起無性者則爲成佛眞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以汝之信力爲因托諸所化爲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卽佛而佛卽法也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

光明熾盛葩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靈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粲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為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為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即以世諦之金香而為佛即以世諦之紙墨而為經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之名既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

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𣏐天淵矣由是
觀之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生者明矣斯
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爲成佛真種矣而汝
所作種種諸勝緣不審達無性而作耶不達無性而
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
已而不在物若不達無性而伦則佛法在物而不在
已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則已與物皆無性矣達已
無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人法
雙空是非齊泯則己與物皆無所矣又從何而分別
耶如是則功德不可思議菩提亦不可思議佛子知

是而知則爲眞知如是而作則爲妙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秪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自言性多瞋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更爲開導之曰永嘉大師有言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是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爲提婆達多之所謗害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

而殺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會上爲其授記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豈非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要行耶又云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由是觀之一切衆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喜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

從我之所致甚矣我之爲害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强此益忍行之初地也衆生恃其我見。堅牢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飢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滑斯皆不知忍之之方。徒增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脩和合行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忍八地乃得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皆當忍之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之舉足動步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如

斯則心有不敢妄動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爲情有不敢妄發故老氏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卽忍之異名由不敢爲天下先故忍爲成佛第一行如此則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爲衣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爲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爲博飯具也

示性淳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往往來來誰不覿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如杲日麗天山

河大地草木昆蟲鱗甲羽毛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雖從來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于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費草鞋錢登山涉水遠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汝但自己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勦絕命根被他無量刼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刼刼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麼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頓足

切齒椎心恨不能囬地跳向佛祖頂𩕳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豈獨禪人爲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爲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真正明眼知識鑪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至入山氷雪寒巖一至萬死一生之地于中種種伎倆知解向者裏一毫用不着唯獨于冷地納被蒙頭時忽然覷得父毋未生前一點消息便囬視昔之種種顛倒皆夢中事耳且復自恨爲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

化境界。至濵萬死而獲一生。所賴凍餒中博得一點孤光。處處受用。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爲鑪冶鉗鎚煆煉習氣麤重緣影塵垢耳。即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着以此爲消磨歲月之具。其他復何容啟齒哉。禪人今且行矣。即求老人法語。一似含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已脚根未動步一着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親眼辨。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則佛祖亦無挨身處。閻老子豈奈伊

何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刧千生帶來者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亦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塲中爲汝出氣其或未然縱使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爲人縱能穿衣吃飯更喚作甚麼人卽老人今日之語大似木人穿鞾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脚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道如何是無寸草處叅叅叅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爲生死大事卽佛祖出世亦特爲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

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廻息是知古人參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於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爲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爲至聖大乘少悟即爲二乘不悟即爲凡夫若悟而不存證而無得即爲超聖凡出生死之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眞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眞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

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眞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眞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干鳴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爲佛法也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叅禮佛刹微塵數諸善知識故得開悟塵塵刹刹諸解脫法門然法門固無論即善知識安得有刹塵之多多耶殊不知刹刹塵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塵也苟能于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愛憎交錯難解處貪瞋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就於根本痛處劄錐一一勘破一一透過如此便是眞實知識當下即登無礙

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靈洲鏡上人

余昔遊海門登妙高峯入無際三昧入楞伽室覩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楞伽經與佛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是時舉身毛孔熈怡悅豫如春生百艸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後覽教乘印證乃知爲習氣橫發于中熏然不自覺耳自爾行脚雲水間此海潤天空虛明昭曠之境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頃爲幻業所弄直走瘴鄉舟行過曹溪口下湞陽峽經小

金山而抵羊城未暇登眺戊戌秋日始得覽其勝與
鏡心上人過東坡堂讀悟前身詩又爽然自失恍然
若覩舊遊是知天地一幻具萬法一幻叢出没一幻
蹟死生一幻場江山一幻境鱗甲羽毛一幻物聖凡
一幻衆爾我一幻遇耳上人降心白法日誦金剛經
以爲定課舊染頓祛心光漸朗益肯於刮垢磨光非
汎汎波流業海者比也須持卷索法語爲進脩之資
老人猛思昔遊海門故事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因
歎人生生死幻化去來夢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
三際十方當下平等天宮淨土一道齊平心佛衆生

了無差別鑊湯鑪炭實際清涼草樹庭莎風帆沙鳥烟雲變狀日月升沉舉目對揚無非普現色身三昧也吾學道人所貴金剛正眼爍破無明癡暗煥發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現前日用欬唾掉臂揚眉瞬目之際拈匙舉筯之間頓顯自性無垢法身是稱爲得解脫人即如空生悟般若時涕淚悲泣對佛自謂實無有得名阿羅漢也一切世間所有諸法豈有過此般若者哉然般若非他即吾人心鏡之光耳永嘉云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方剖析上人號曰鏡心是以心爲鏡耶是以鏡照心耶若以心爲鏡則老盧道

明鏡亦非臺非臺則無鏡可寄若以鏡照心心本無相又何從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則非鏡非鏡則非心心鏡兩非名從何立如此則上人名是假名名假則眞亦非眞是則所讀之般若又豈有文言字句寄於齒頰之端耶上人苟能悟此法門則江光水色鳥語潮音皆演般若實相晨鐘暮鼓送往迎來皆空生晏坐石室見法身時也如此則東坡之所書楞伽佛印之殺青災木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莫道又是前身夢語也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上

人苟能不昧本因當習氣横發試取此卷讀之不覺妄想顛倒情塵自然冰消瓦解矣

示歐生伯羽

嘗謂一切聖凡靡不皆以志願成就世出世業是知吾人有志於性命者志出生死有志於功名富貴者志入生死也吾師有言廣大智海變而爲生死業海寶明妙性昧而爲貪瞋癡慢生死之業性由是觀之吾人之性眞妄之源既已不二苟知由貪瞋癡而入生死即可用貪瞋癡而出生死矣諺語有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余居常毋念匃踐因會稽之恥志

復吳仇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衣不重綵食不重味竟滅吳以覇吾學道人視歷刼生死幽囚困辱於三界牢獄豈直會稽之恥貪瞋癡慢奪吾妙性之光破我涅槃之宅豈直吳仇吾人怡然如飴而與之嬉戲遊宴於其間畧無慚恥奮恨之心可謂大不知本矣其自視也可稱大丈夫哉伯羽有志於此當爲切齒

示馮生文孺 庚子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形壽以極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至刼刼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爲期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

地獄三途或經驢胎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爲的從今日出門發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忘形而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迴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乎上了路頭悠悠蕩蕩或遇歌管隊裏富貴場中貪戀耳目近玩忘却未出門的念頭邈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緣差

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資竭。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回惶。生無量苦。或身體疲頓。久沐風霜。不奈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誤聽。以爲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近效求速就哉。雖然如是。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真實之見。若知見不真。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行。

亦更枉用工矣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的信自心
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明廣大如此所以
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爲彼此幻妄四大拘蔽介
爾妄想浮心遮障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捩子未啻
若千生萬刼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諦信不疑今日
發心定要以悟爲期即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是出
門第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促發之者至
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種辛勤種種遲回留
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皆在學人自己脚跟底本分
上忖量皆非善知識所可與也馮生文孺有志於此

剔起眉毛且看脚跟下最初出門一步

示曾生六符 壬寅

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蹤跡以其至虛而應萬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戶知天下豈妄想思慮機變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謂廓然大公聖人之心也古今智巧機變之士自謂思無不致智不可及故餙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體未明墮於無明妄想網中而將以為智大若持螢火而與赫日爭光也曾生志道嘗以此自勉

示賛侍者

侍者眞贊寫余小像焚香作禮請說法語老人驀拈拄杖趂之曰爾朝夕執侍尚不自知生尊重想又何以紙墨畫像爲師範乎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又何以紙上陳言爲準則乎爾自發心出家求出離相而不決志脩遠離行果眞出家實爲生死乎爾自心癡迷向外馳求不知頓歇狂心爲成佛秘要區區執幻妄爲眞實迷頭認影了無出期即老人坐向汝胸中爾亦作熱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稱坐參不勞遍禮知識自入無量法門也是則名爲隨順覺性又何以包裹

老人爲爾自思惟二六時中除却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咳唾掉臂雜談戲論處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若裏許透許汝覷見老人一莖眉其或未然對面千里

示明哲禪人

余被放之四年己亥夏講楞伽新疏於五羊之青門旅泊菴禪人不遠數千里叅余於瘴鄉余視其謹慤命典齋食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禪人唯命是聽勤力半載餘矣適飲瘴烟浸淫成疾自視四大不支難堪衆務乃乞度嶺北尋樂地

以休養辟行老人因而勉之曰爾豈以苦樂爲異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爲假借苦樂爲幻場死生爲夜旦亦不知心乃衆惡之源身爲衆苦之本也原自迷心爲識執妄爲身顛倒死生出沒苦道曾不知幾千萬劫譬如夢馳險道怖畏張惶求脫而不能欲離而不得憂愁悲楚望救無門疲頓精神暫息無術自謂終墮沉淪爾乃甘心汨沒矣又安知極力而呼猛然勃跳而大覺之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既覺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即爾而觀今之病苦呻吟作去就求脫之想正若夢中事耳不能自

呼而覺余爲大呼而汝猶不知是繭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奈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認夢想而爲眞宅今旣遇呼而不覺捨此而誰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顚倒長夜欲求覩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之難矣爾試思之忽然猛省回頭轉腦生死情關頓然迸裂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舒中禪人將誅茆南嶽請益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山卽障根見道忘山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

之諦訓也予今志欲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居則有住住則道非眞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住住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爲道而又何所居也予徒以山爲山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楞語涅槃此云寂滅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則眞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

是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爲入道之資是猶避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絶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横眠恣𡣸怠長我慢爲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極禪人 辛丑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無剩法亦無實法葢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即三藏十二部歷代祖師所指無非欲人頓識本有元不令向外馳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將謂別有乃於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叅紙墨文字上覓以至種種伎倆思惟計較當作學佛法把作叅禪了生死又作種種塵勞事業當作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來都沒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夢中事耳以未離心識故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然無量刼來生死根株栽向識情窠窟且又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

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芽卽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聖時遙不祭明眼眞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祕且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警當作撥天關的手段將謂閻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復知有世出世間因果事此蓋由不識自心不知本法於已躬脚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癡狂增長夢中顚倒耳禪人自出頭來便解恁麼親師擇友恁麼苦行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

後發心耶是不知本有因發心後由師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後發心耶不是恁麼行脚若從師友指敎而後知則又不必如此依然癡狂外邊走也即今掩關書經的事又作麼生且雜華乃入法界之經也且道以何爲法界又作麼生入若能提起生鐵心腸睜開金剛眼睛一脚踢翻生死牢籠如脫鎖獅子自在遊行看他善財初發心時乍見文殊打破此關棙子便解搖搖擺擺南歷一百一十餘城參見刹塵知識然後毗盧老子亦不柰見便得與法界等與虛空等與毗盧等與普賢行願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

般人說破恁般事將恐至今埋在一微塵中牢牢緊
閉猶如大鐵圍山又不止禪人今日之死關也安能
一生成辦歷刼因果了却從前冤債哉禪人不信老
夫之言試向一毛端頭拈起放下橫來豎去時親切
着眼覷看若果一眼覷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
盧老子不欺汝歷代祖師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
亦不自欺也其或未然試聽末後句看

示宗遠禪人住山

余竄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
南嶽來時悟心融佛嶺乾二子皆在伴老人以食息

相與結夏壘壁將半復移居東華解制後各辭去宗遠稽首乞一語爲住山法要老人揮汗以示之曰夫入深山住蘭若此從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緣也惟我本師釋迦老子棄捨金輪辭親割愛走入雪山萬丈寒巖埋身千尺以至鵲巢其頂蘆穿其膝猶不知六年凍餓皮骨支持苦空寂寞之狀又何如也一旦覩明星而悟道朗長夜而獨明便見天能拱衛神鬼欽崇爲天人師作世間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聞名者喜見相者皈王臣敬仰有識傾心梵宇琳宮莊嚴殊麗無分遐邇百代如生如此澤流而無窮功垂

而不朽者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此乃開天闢地一個任山樣子也自斯已降法道東垂若遠公之蓮社僧遠之胡牀五祖之破頭老盧之獵隊西江之隱山石霜之枯木凡載傳燈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寞中出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跡空門寄形袈裟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出家竟爲何事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爲出家兒第一要務也古人出家。專爲生死一着。叅師訪友。發明已事。然後向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支折脚鐺煑

脫粟飯盡將從前業識影子掃除蕩淨不留一絲单单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徹而後已如此方稱佛之眞子方能報佛深恩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任山爲志只須放下諸緣心如牆壁单提一念直欲上齊古人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爲期不明不已切不可效時輩作偷安計爲養嬾資也行矣爲我前驅誅茅岳麓待老人酬償債畢以送餘年也其念之哉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峰禪師居天目久參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懸崖

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即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峰者幾希通禪人往于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爲業其精若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峰遠之遠矣若夫發明個事則猶未也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爲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洛也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

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
哉華嚴以平等法界爲宗以無障礙爲門苟能悟此
宗入此門無一物不播遮那之體無一聲不闡圓妙
之音無一時不脩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刹塵知識
是則光綱三昧舉目昭然普眼眞經隨念具足舉足
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予將
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爲大經乎故曰我欲逃之逃不
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子如當念了却又何必登山涉
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任
無所住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

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刼顛倒知見子當于此剔起眉毛高着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

余昔居東海那羅延窟禪人自五臺來謁及余度嶺之五羊復從匡山來慰余於瘴鄉余乍見如隔世親因觀人間夢幻如此乃於諸來弟子輩結夏壘壁間及解制日乾作禮白云某將歸東林尋遠公之芳躅效蓮社之清脩且願刺血手書華嚴大經以為莊嚴佛土之淨業願乞一言開示余曰佛子諦聽爾以何

爲大經以何爲淨業爾以書寫紙墨爲經乎語言文字爲經乎以運動折旋爲淨業乎以點畫分布爲淨業乎若以書寫紙墨爲經則市肆案牘無非大經若以語言文字爲經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斯則本無欠缺又何庸書若以運動折旋爲淨業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若以點畫分布爲淨業則迎賓待客舉筯拈匙無非普賢之妙行如是則本自具足又何別求捨此而言法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雖然盡十方是常寂光元無明昧極法界是淸淨土本沒精麤森羅萬象皆海印

之靈文鱗甲羽毛盡法身之眞體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如是則無背向無去來無取捨無始終三際爲之不遷十世圓成一念此法界無盡藏也爾欲於無盡藏中徒以區區生滅心行指色相莊嚴爲法行求淨土之眞因者是以牛糞爲栴檀魚目爲意珠也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爾欲以有限之四大涓滴之身血剎那之光陰而欲寫無盡之眞經作難思之佛事是猶點染虛空捫摸電影也爾其叅之如其未然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聽鳥語溪聲與毗盧老子坐普光明

殿與十方無盡身雲刹塵海會說法界普照脩多羅時有何差別叅叅

示懷愚脩禪人

學人圖脩自吳中一鉢走瘴鄉侍余二載餘余於戈戟塲中而作佛事脩精持一念作務爲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日余時時冷眼覷之頗有衲子氣息念本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頃辭余欲叅諸方知識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藴非有病在甚麽處老人曰病在沒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脚四大本空空是病五藴非有有成非兩頭坐斷無

消息始信家山到處歸

示西樵居士　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臼獨中峰各註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　吉水人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者當於未動時着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善不思

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參

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强以陳言逗湊是可爲文乎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illegible]

孟軻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則註脚殊非章句家可知

古人云工夫在日用處此死句也今日坐在此語窠臼中縱是有志之士亦皆賣弄識神影子非言者之過執言之過耳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毗盧頂顊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都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

夜氣清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颯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己

譬如嘉苗望其秀實賊𧏙不除難其成矣不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亦離際肇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爲大事試將從前厭俗心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叅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着衣喫飯折旋俯仰動靜閙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畢竟以何爲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麽處凡有落處便成窠臼卽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古人目爲黑山鬼窟正是叅禪大忌諱處何況以生滅心麤浮想像

入究竟際遠之遠矣所謂舉心卽錯動念卽乖若將不舉心不動念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劒斷盡凡聖知見如是觀之此事豈居吻能道紙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動念處諦實觀察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際之際名爲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聖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則無事

矣方名無事道人事既無又向甚麼處求玄求妙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似啞子喫黄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一片生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刼數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即此現前一念決定不爲他浮光幻影遷移縱是刀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他頭出頭没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稱大力量人方纔是眞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被聖凡埋没不被三際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乃是眞實離

際也禪人持此語請正諸方明眼知識切不可作禪道佛法會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盡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萬象鱗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毗盧藏一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一毛如此況一一毛孔乎正報毛孔如此況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況塵塵乎且塵含巨剎況塵塵之剎剎剎之塵乎以此深觀則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

千當念此普賢之眞經能見此經則爲文殊之智眼即以此眼觀塵中之衆生一一衆生盡說此經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即具此眼轉此經是此衆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願經剎塵刼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分事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此殊勝影像尚無況諸妄想知見佛法禪道種種取捨諸顚倒相虛妄影耶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教歇却狂心不從他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進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墮羣

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即此一味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示了際禪人 丙午

予中興曹溪重脩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時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衆當結制初禪人拈香請益予因示之曰諸佛利生妙行原非一種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昔維摩大士以一鉢飯而爲佛事三萬二千有量之衆食其食者皆入律行且道至今鉢盂仍舊香飯如常食之者律行何居持米者神通何在若于此透得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若透不得更須

叅訪知識決擇疑情直至不疑之地始與本地少分相應其或未然未免隨波逐浪所以僧叅趙州乃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禪人若于趙州說處者僧省處會得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行去也

示容玉居士 甲辰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爲名教以忠孝爲先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博儋石以孝慈親心有未

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槩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爲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爲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爲本然之天眞也能知天性之眞則爲眞人以天眞之孝則爲眞孝子能以見性之功自脩則爲眞脩以性眞之樂娛親則爲妙行以是爲孝孝

之至矣猥云以敬爲重而口體爲輕者抑又末矣玉
日弟子服膺明訴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
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
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脩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
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眞之覺
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爲老
後天地不爲終生死之所不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
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屬于形骸修短
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卽名爲佛且佛非西方
聖人之稱卽吾人自性之眞而堯舜禹湯蓋天民之

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旣皆可以爲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眞人之敎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爲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玉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

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即衆生是
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
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想貪瞋癡等當
下氷消業垢既消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
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眞樂既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
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眞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
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專心之功無
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玉曰弟子聞教心目
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凝滯第以念佛爲孝何以
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

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口嚙其指子卽心痛知母憶
念遂卽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
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卽母心也以己之覺
以覺其母以己之念顧母念之母旣愛子之形豈不
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形累而心苦母若愛
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
念子嚙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
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
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孝不以
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形之樂孝之大者在樂

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自庵有禪人任山

佛言一切衆生流浪生死皆是妄想顛倒以爲根本顛倒想滅肯心自許便是了生死出苦海的時節也妄想不休生死難出故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吾人

果能頓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軍露地而坐稱爲無事道人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亦無打算摸索處往來縱橫自由自在一大解脫人恁麽時節即喚成佛作祖亦不耐聽又背向厠溷中與癡蠅作隊偷腥撲臭耶十方世界皆成淨土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充滿其中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此則庵即是自自即是庵庵即是山山即是人無內無外無彼無此恁麽則任無所任行無所行脩無所脩方稱自庵若養嬾癡睡三生六十刼秖爲他人作奴郎耳思之思之

示慶雲禪人

出家兒要明大事第一要真實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發決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拌一生至死不變之節第四要真知世間是苦極生厭離第五要親近絕勝知識具正知見時時恭請承順教誨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爲五欲煩惱遮障不爲惡習所使不爲惡友所移不爲惡緣所奪不以根鈍自生退屈如是發心如是趨造久久純熟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卽百刼千生亦以今日爲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狹劣知見軟暖習氣因循

寡安而欲以口頭禪狂妄心𢡟濁氣邪見根將爲出家正業以此望出苦海是猶適越而之燕郤步而求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禪人既知所向當審知本心以眞實決定爲第一義也勉之勉之

示如常禪人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又曰剃除鬚髮而作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如是之法種種叮嚀苦語無非要爲

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爲第一行。耳後世兒孫身雖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患是遠離法何道是出苦道纏綿昏迷而不自覺且又矯飾威儀詐現有德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覺欲求眞心正念者難其人也淨名云直心爲道場必常有志求出離法當以直心爲第一義珍重

示小師德宗

爾自從老人遊二十餘年不獨執事辛勤即罹患難走瘴鄉已三度矣前已遣爾歸家山事師長爾狂心不歇復爲予來今聞爾師已作故物爾竟不能生執

巾瓶死啟手足是可以稱弟子乎爾今即歸不思何以報師恩於冥冥乎古人參師訪友端爲成辦道業爾今從師二十餘年道業何在古人羞見父母師友爾道業無成幸爾無父母師友無寄羞地矣祖師云衆生與佛無別但衆生多習氣佛祖淸淨無垢耳爾事善知識親聞訓誨年亦老矣尚然悠悠如此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又何面目見老僧乎萬一老僧如爾父母恐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念爾忠肝義膽不減古人昨讀達觀大師語以田光比爾如此則老僧何以報平生乎所謂諸供養中以法爲最今別復以

此作供養以酬生平爾其再無忘今日重别之言臨岐執手叮嚀珍重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祖師道若立一塵國破家亡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沉是知我爲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貪瞋癡而

爲我障即一切聖人諸脩行者知見未忘盡屬我障
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麤細不同麤則易
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于心者難拔故經云
存我覺我俱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
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叅學縱然悟得自
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
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儻
欺己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
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一十年茲來更蠢蠢
也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

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者亦漸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爲蠢也今年夏老人從西粤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厮結

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脩行必以般若爲本般

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眞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眞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脩之名爲妙行二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爲淫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爲鐵爲磨乃至鑊湯鑪炭種種苦具皆從

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沉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救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有驚覺呻吟而起覩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温餚尚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于自心又豈爲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

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眞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雜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歡爲樂爲貪瞋癡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約業又

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衍千七百則指示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即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

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隨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頓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刻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

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顛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豈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聞者唯爾一人旣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

示妙光玄禪人

入道因緣門路各別但隨夙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
有先頓棄文字单提古德機緣話頭而悟入者有先
從教中親習種種脩行妙門而後拋却雜毒專依觀
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頓見自心如
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老盧極盡神力剛道
得個如是如是而已此即從上知識第一個樣子也
玄禪入歷徧諸方久依講肆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
若即其所窺苟能剗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於離文
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单提力究日夜叅求叅到佛未
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

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草芥塵毛皆爲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爲開甘露門向佛祖頂顊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救不了文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兩行人

昔人爲生死行脚今人但行脚而不知生死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靡

不爲物所轉者旣爲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寛兩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爲艱難道路飢寒困苦所轉老人但知其脚跟勁故稱爲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鐵腸二字美之肰鐵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麽驀直去也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着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良禪人

佛言剃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爲第一是知

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可之戒之。離此便得安隱快樂。衆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獨欲爲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爲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爲基址。塵勞聒聒。皆此爲喧鬧耳。今欲一離依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我如來悲愍可知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志脩離慾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

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眞志離欲行也

示周暘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槩視此爲閒家具。曾無正眼覷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

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萬法縱然森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衣鉢止之。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須略為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為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

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絶時既云藏識即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真故曰性清

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爲心病有生則有滅推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云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眞其眞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眞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

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脩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着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而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爲道者以損爲益也吾人性本清淨

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是習染濃厚發而爲貪爲瞋爲癡爲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爲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爲忠爲孝爲仁爲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爲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爲貴

示攴軫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既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夫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示劉平平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吾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不被八觸心曠神怡翛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

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脩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

子輿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雖然亦有心未嘗不求而問學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

求而不求依稀彷彿視之爲匹似閒耳苟知不放之放則自不放求之無求則爲眞求于輿氏見性明心单傳直指處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爲準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不被牵絆横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爲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于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眞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旣禀此性而爲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于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自不敢留滯于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示李子晉

人性本明爲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

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不必外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既久物徹塵消本明自露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凡有志向道工夫當以克磨惡習爲入門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剃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不已步步努力必不退不爲毀譽傾動不爲是非搖奪不爲困橫抑挫如一

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古人謂除却著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儻不爲其所瞞則稱豪傑之士矣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眞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處世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王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爲心志其所以爲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爲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梁生騰霄骨剛氣邁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間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要從眞性流出此

眞性至廣至大光明淸淨蕩絶纖塵此吾性之體所
謂仁也此體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卽屬有
我有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兩立人我既立則
大同之體昏塞不得爲仁矣本體昏塞則諸妄皆作
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爲皆非眞實
根本既妄則脚跟不穩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
矣深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叅究儻於自性
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
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六時中切
切叅究叅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面目方見

老盧不吾欺也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瞋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第爲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挐交錯之時一眼覷透不爲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

生蓮以其真難得也以一切衆生無量刼來躭湎五欲爲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淸凉直至如今能於烈焰叢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豈非蓮花生於火内也伯選閩人來賈於粤祭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爲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志淨土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熏脩一心淸淨光明映發十方蓮華佛土皎然在前何但火宅生蓮而已哉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爲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爲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叅訪善知識登山涉水必至發明徹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臺峨嵋明年普陀伏牛口口爲朝名山隨喜道場其實不知名山爲何物道場爲何事且不知何人爲善知識秖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精麤而已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可不悲哉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度生死海覩大士於普門聽法音於海崖返聞自

徃不須出門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其或未然悠悠道路虛徃虛來即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為汝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有何營苟歸來當為舉似老人慎勿虛費草鞋錢也

示梁仲遷 甲寅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為即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麤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銜轡終不免其蹶也老人將行相送韶陽舟中請法語以書紳乃書此寄之子

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麤浮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敬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輕重殊非漫任血氣者梁子自治也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看念起處無論善惡卽將話頭一撥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來話頭存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境虛閒動靜云爲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卽是照用分明不亂定力所持自不

隨處浮圖莽界中不隨他脚跟轉矣即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來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個本來無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𥘉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即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流出此是眞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即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架子既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示劉仲安癸丑冬

予居五羊一時從游者衆觀劉子骨剛氣渾謂夙具

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于將有南嶽之行劉子送于舟中特請益曰弟子道心甚切但爲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逃向上望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既稱妄想即本無實體譬如空花安能結果耶由于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滚絕無一念休歇之際斷則但以妄想爲主而當人本體爲之埋没所致是造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六祖于黃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予從今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

六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撥自然埽蹤滅跡矣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一終